# 經德堂文集

# 經德堂文集卷二

內集　　臨桂　龍啟瑞　翰臣

序十七首　贈序八首　書後九首

## 劉詹巖先生三徑遂高圖册序

古之有高世之志者其於世必有所遺利祿名位常人之所騖也而君子有時去之姓字書於竹帛光榮被於里閭雖豪傑有志之士赴之恐不及而君子毅然不顧立其身於魏闕之上而繫其心於江湖之下居於榮顯赫爇之地而寄情沖淡寂寞之鄉其身之不能去也則託意歌詠若一日未能置諸懷及其奉身而退則恬然自足於中而無所營於外此古今功名之士所視爲難而厚於自待者獨以爲甚便吾於永豐劉詹巖先生而一見焉先生壯年登第供奉

內廷旋奉
命視學山左秩滿歸以資例得進詹事先生又被
恩遇居禁秩超擢當不次人方謂臺閣公輔在指顧間而先生獨於是時
乞假歸養
天子恩允不數日就道方是時詹事府以懸缺需人奏至一再先生循例
當必得二親又迎養京師其勢可不去即去而稍緩數日可遷秩而去先
生獨介然自行其意計其時朝之士大夫私相贊歎或駭且疑者參半先
生固不與之謀而亦有不暇計也豈非有高世之志視天下之物無可以
勝其意者哉余幸以館閣從先生後而以不常接見爲慨今年冬十月稍
南使事畢北歸道出章江先生方主講於廬陵之鷺洲書院進謁承教至
日昃不忍去先生因出所爲三徑蓬蒿圖命綴言簡端余謂觀先生之命

圖而其志可知也因舉平日所折服於先生者而爲之序

謝伊人樂律考成序

古樂之亡久矣孔子與顏子論爲邦曰樂則韶舞放鄭聲孟子對齊宣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非孔子之言正而法孟子之言通而濫也王者治功既成規模明備非考訂中和之聲遠稽隆古則無以協上下而承天庥世道衰微諸侯欲行王政要在噓德養和與民休息君臣同德內外無怨無聲之樂播於朝廷斯則鐘鼓磬鎛鐲鐃各因其俗用之可也由此觀之循本者尚德操末者習器孔孟之言非道有不同所與言之人異也自漢興以攻伐取天下漸先王之治爲不足爲叔孫通小儒不能復古樂躋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文帝溺於黃老一切制作謙讓未遑降及安世房中之歌其義頗近於淫靡矣自是以還雅樂不興然漢唐之盛終不害其爲治

者則以强本節末澤潤生民而爲樂之本猶存也然而古器散亡元音消歇或義存矣而用闕或物備矣而數乖用之郊廟不足以洽神人之和用之朝廷不足以宣上下之情則於太平之治猶不能無憾焉蓋無其德者不能與其器有其德者又患無其文鐘簴藏在故府矇瞍僅以備官此三代以前守國者之失也制法缺略因陋就簡聽古樂則惟恐臥聞新聲則不知倦此三代漢唐以來君若相之失也如以孟子救時之言而用之承平之世此不惟後之君臣有以自便而古樂之興復將望之於何日歟吾鄉謝子伊人清和徹悟性近乎樂積數十年之心力覃精研思攷古今律呂尺寸短長之分聲音清濁高下之宜著樂律考成一書其書首樂律次樂器次樂聲而以樂舞終焉探其本而竟其用其精微之至雖未知於古人何如然亦可謂詳博者矣方今

聖清以和樂治天下元音之奏始於廟朝信乎協韶而遠世俗矣考訂闕遺或時有資於儒者之一得苟有用我謝子其亦夔曠之流亞歟惜乎吾學不足以訂正其疑力又不足以張之使其信於今而傳於後也因爲論用樂之理如此云

## 文廟崇祀錄序

古者無廟而有學記曰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皆各就其國祭之無則與鄰國合焉其教春誦夏絃讀書執禮其物干戚羽籥是其爲師也傳而其爲學也近隋唐之際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尊孔子爲先聖以門人高弟配焉後州縣之學又廢乃立廟以行釋奠之禮然則自有孔子而聖師之道始尊而一自州縣之學廢而廟享之制始尊而歲事固有失於古而得於今者亦順乎時而樞

人心之同然而已雖然古之學者去聖師之時未遠其居處之地又不越乎鄉國故凡聲音笑貌言語行事學者皆得耳聞而目接焉自入學後所習皆禮樂之事夫以常行之禮祀至近之人故得心神斂肅容節安謐內以固其肌膚之會而外以遏其邪辟之萌古者士行修而學校有裨於實用率是道也今之時去孔子遠矣鄉僻學者至不能舉其世系加以四配十哲東西兩廡先賢諸儒之位次偶入其中固已瞻仰惶惑又所爲籩豆簠簋笙磬柷敔之屬率皆近今所未嘗用目覩焉而莫名其器手操焉而莫成其聲則雖日近夫聖師之廷猶不能知夫禮樂之教人之意也又況終歲未嘗一至沒身未獲一覩者哉然則欲復古者教人之方莫若使今之廟如古之學使人人皆能言聖師之所自出而其禮物樂律之備習於身而日與之爲接登其堂而如將遇之夫如是乃能洒濯其心而不流於

不肖惟然則應城熊子所輯

文廟崇祀錄者宜爲君子所亟取者乎始熊子之爲是書以今日廟學之

尊去聖久遠末學小生不能講明其故故其書備列先聖及諸賢先儒之

本傳而歷代所作之贊附見焉禮儀祭器詩歌樂舞一一取諸

本朝金石碑記之文並綴於後而以六代之

聖制冠於卷端推熊子之心固欲以發崇之典見聖道之日隆實欲使天

下之人得見是書者皆如親炙聖門而與七十子之徒上下議論而又因

以日習夫禮樂之故使其愧怍不形而姦慝不生然則欲復古者教人之

方而使今之廟如古之學其必由乎此余不敏承乏是邦固以教人爲責

者則見熊子此書其能不忻然喜肅然敬而願與多士共受而習也乎遂

述廟學源流而爲之序

## 張氏說文諧聲譜序

言古韻者江氏以前失之疏段氏以後過於密失之疏者如以巨網絕流蚍鱣蝦蟹時多逸出而吞舟之鱗其能漏而逃者尠矣此用力少而成功多也過於密者如以隄束水在處與水爭地而又區其中爲某家之圍某家之垸少有溢出則多爲之防以禦之故其疆界井然條目周慎卒也防之者愈多而溢之者愈急或至浸淫潰決而不可窮是二者皆不能無弊抑知必得三代以前之韻始可讀三代以上之書今三代之韻雖不可得亦將就其文而尋其緒則其可見者未嘗不昭然在也今論者復以陸法言之韻律之至其不合則分析出入以就之而仍不敢改其二百六韻之目此所以紛紜轇轕徒足以瞀亂學人之耳目也又其甚者復雜以字母呼等之學變亂舊文一從新意夫辨聲音之淸濁調脣吻之高下音學字

學原非小補然試思古人作詩之始詎有是哉且古今聲韻代有不同南北喉舌不無差異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深究所由迄無定論本欲辯晢愈覺絲棼是則不古不今難爲典要者也今欲斬其繁蕪除其枝葉莫若即古人所用之音以求古人所協之韻字與字相聯而音以具音與音相應而韻以成不拘牽於二百六韻之目不旁雜以字母呼等之論直截了當開卷瞭如此亦可謂破末俗之拘攣極文人之所快者矣某受性愚蒙學殖寡昧自通籍來京師始知爲古文聲韻之學因聚宋吳才老氏明三山陳氏本朝昆山顧氏婺源江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武進劉氏曲阜孔氏歙江氏之書讀之於王氏劉氏集中復知有陽湖皋文張先生諧聲譜之作惜其書未刻不得見年來奉使武昌始得就先生猶子仲遠令君讀之知是書爲先生稿本而嗣君彥惟卒成其業以詩韻爲經以說文爲緯其

於韻也則綵聯緪引如祖孫父子必有譜系之可尋其於字也則類聚羣分如主伯亞旅各有部居而不越因韻以考其字之偏旁而知同形者古音必同部因字以考其韻之通轉而知異用者古韻必異音其部分標目以詩中先出字爲建首一洗紛紜轇轕之習其書較段氏爲密而不失之拘嗣是劉申甫禮部有詩聲衍之作分部較詳然皆推先生之意而廣之未有能加密於此者蓋談古韻之書至此爲集其大成也屬試事既畢濟徵見告長日樓居因取舊日所著音論續之訂以先生之說成古韻通說十卷其大致不能越先生之範圍中惟論入聲處頗有異同又先生所分之水部彥惟所分之質部其去入兩聲分合出入亦爲小異好古者晚不能就正於先生父子間因仲遠令君將刻是編竊幸得附名簡末兼著拙書所以得成之由自來言古韻者疏密之故將以復於令君令君博古有

吏材宜於水鄉其於隄防疏濬之法詳矣觀前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
也

## 與盋山房集序

歲庚寅侍伯父紫垣先生於里門始識眷庭黃先生先生談吏事一言而
善余雖少心識之後先生起復官山右余亦隨侍宦游湘沅間逮通籍來
歸先生已乞身林下因得修同館後進禮謁見顏沖以和詞粹以溫往日
儁傑廉悍之氣隨齒髮俱變於是歎先生之德之進而吏材之不足以盡
先生也惜奉教未久而余返京師獨時時從鄉人問先生起居聞先生主
講秀峯書院所裁成後學甚眾不數年先生歸道山余適奉
命視學楚北先生嗣子恪齋以與盋山房詩文集來示且屬為之序余謂
先生為民父母為人師皆有所成就不孤其任少年好學至老不倦身隱

道尊所言皆歸於篤實於聖賢心性之學尤三致意蓋先生之心實有見於道而非徒其文之爲貴而已某不敏昔承先生獎借今無似以副厚期讀先生之文猶憶躬陪杖履時窗外薔薇盛開和光沖融盎然心醉日月更代哲人徂逝思之不禁邈然而增感也

## 諶雲帆詩序

昔歐陽子謂詩窮然後工論雖偏激而理實如是及觀於本朝而其說乃爲不信本朝詩人如阮亭尚書之享美名大福者固不具論外此朱竹垞宋牧仲施愚山沈歸愚查初白諸人類皆貴顯或晚達成大器嘗試論之本朝詩人其取精也博其儲材也富雖巨細長短不同大約山海容納物無不備非僅如唐宋詩人取工於一言一詠褊嗇固陋者之所爲也故言既昌明而遭遇亦隨之近日壇坫差不如曩昔之盛士之負其能於吟詠

耆乃時見於山陬草澤間如溆浦諶雲帆其一也始雲帆爲弟子員取舍多不與時合故所遇益窮然獨喜爲詩人皆知其名而□之雲帆益肆力爲之不少懈蓋積二十餘年而得千有餘篇今年夏訪余於武昌間出以示余余服雲帆之才之博氣之壯將使詠歌廊廟與竹垞初白諸人追逐上下或莫知其後先即不幸而抑塞阨窮如唐之郊島宋之惠崇與時爲候蟲自鳴天籟以發有力者之驗而增其聲價殆過之無不及者而乃不一遇僅以廣文黃先生知而好之噫可慨也已雖然所貴乎詩人者非取其排比字句刻畫景物而已必斷合於風人之旨而立言有裨於世此不可於詩求之也多讀書以耆其理廣涉之事物以窮其變而發於詩者特餘事焉昔之人所以詞達而名成者其在茲乎夫境之窮達有不足論而學之在我者不可不自盡也雲帆蓋視余爲直諒之友也故以是進之若

其詩之極工者則賢者當自得焉不俟余言也

朱嚴溪忍字輯略序

忍之說著於唐張公藝其用之不能無弊先儒論之詳矣然古之言忍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夫子亦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蓋聖賢之所以制心豪傑之所以處事未有不由乎此者視所以用之何如耳越王句踐之於吳漢高帝之於項籍文帝之於趙佗以能忍而得者也晉以相忍為國晉懷愍忍於屈辱南宋忍於偏安以能忍而失者也顧其用之於一身與用之於國與天下又自有辨夫人之身其朝夕聚處者父子兄弟其地不越乎階庭里巷以其事細及於豆羹簞食衽席之間往往爭之則賊恩而未必其有益而不爭則所全者大故言忍之道用之於國則十得其五用之一人一家之事不啻十得其八九矣此忍字輯略一書余亡友朱君嚴

溪之所爲諄諄致意也始君遭時不遇嘗試艱苦而其朝夕隱微之地尤爲人所難言君處之若無事然交游間未嘗覓其戚戚比疾亟乃授此書於同里王孝廉曰君其爲我刻之且必得余同年馬君梅巖跋之而龍君翰臣爲之序嗚呼君之苦心具於此矣此所以處人生之至難而無憾也至不幸而無年亦有命焉豈其眞不能忍以至於斯極哉若夫徵引之詳博議論之懇切讀者固能知之後之處家庭者可藉以消釋怨養天和則是書之爲益於無窮也余既不敢負君生前之語又嘉王君能終人之事也遂不辭而弁言簡端道光二十有六年歲次丙午季冬月乙丑同年生臨桂龍啟瑞序

## 彭子穆遺稿序

往余同里交游能詩者有商麓原書濬曾芷潭克敬龔茂田一貞關梅田

偕四人皆才而早世平南彭子穆昱堯差後出余時已舉鄉試至京師子穆亦以舉人試禮部子穆曩從學使國子監司業池公受業學益開敏宏達又從受古文法於鄉先生呂月滄璜至京介王少鶴錫振得交梅先生伯言梅先生古文爲當代宗匠子穆少鶴暨朱伯韓琦唐仲實啟華及不肖每有所作輒相就正得先生一言以爲定而蘇虛谷汝謙故茂田密友在京閉門卻掃與君談詩學尤精邃諸君自司業池公梅先生外皆吾粵人也方是時海寓承平既久粵西僻在嶺嶠獨文章著作之士未克與中州才儁爭鶩而馳逐逮子穆與伯韓少鶴仲實先後集京師凡諸公文酒之讌吾黨數子者必與語海內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嘗曰天下之文章其萃於嶺西乎子穆於吾黨中學尤博氣尤偉極其才之所至可無所不到乃自庚戌會試後相見於里門時潯郡多盜君倉卒歸卒顛連抑

甚以死君友劉少寅乃取藏稿於其家乞余讀之紙墨黯昧篇葉殘脫盡
其詩存者僅十之七文之存則不及其半大較經呂梅兩先生點定余爲
之手自編校汰其重複與不必存者以爲致翼堂詩文如干卷而子穆之
遺稿始完而可讀君之詩初學唐人游廣州後始得力於蘇語尤奇肆文
則早年似柳子厚未至永州前作及見梅先生後其神韻益近震川蓋君
之詩文皆分爲二等每變益上要充子穆才力所至奚止於此其竟止於
此者命也天苟欲成子穆之學則將畀以韓歐蘇氏之年乃未至於子厚
而倏以死詎不重可悲耶吁子穆已矣其後子穆死者獨伯韓少鶴仲實
虛谷暨吾數人在耳比嘗與諸君言人必有自重其生者其在世人或不
知其可貴而自視要不可褻今吾里獨吾數人者存如幸天假之年以成
其未竟之學在子穆亦藉泯其遺憾其可以目前之所得而自足耶子穆

之詩文仲實將擇其尤者刻於涵通樓師友文鈔其全者余爲之鈔副存仲實所仍以原稿畀少寅俾還其家蓋凡余之所不錄者皆不足存也子穆與余交最晚而期余有甚深者今爲之釐訂其稿亦藉以報知己於地下獨惜少年同學如麓原茂田諸君輩其遺稿散失不復可問因爲之愴然以悲焉編既成遂以是言弁之簡首時咸豐癸丑月日里人龍啟瑞序

## 紹濂堂制藝序

自功業道德之儒不世出而世遂以時文爲詬病夫誠見乎雷同勦說束書不觀終日從事於臭腐熟爛之物幾不知有古今天地之大及措之於世則茫乎不知所以爲如是謂時文之誤人也亦宜然自有明以來以制藝取士

國家因之閱數百年其間忠臣孝子魁人傑士出於其中者幾十之七八

今試取其文讀之與其人無不相符合雖功力有至有不至然皆非世之爲文者所得而及焉則信乎時文之不足以誤人而人之有所見於時文外者其文乃因之益重嘗試論之以爲古之善爲文者其人皆不屑以文人自命者也無論韓柳歐曾二蘇之儔其立身制行皆能卓有表見卽時文中如有明之唐歸金陳

本朝之方靈臯李安溪陸稼書張素存其人皆不僅以時文見而天下之著爲時文者無以過之然則謂時文之不足觀人而達於吏事亦鄙夫小儒之言而未足與於疎通知遠之道也吾鄉周景垣先生以庶常改知縣分發河南逮知湖北德安府事凡所至皆有聲大吏於疑難事皆倚君以辦而先生暇時獨好時文凡書院課士府縣考試率皆自爲擬程積之旣久得若干首並合前科舉時所作都爲一集謂某爲粗知此事者而見示

焉某因謂先生之才之學其見於時文者特其小小者耳而已非凡手之所能爲且又能處繁劇之任而優游有餘居高明之位而誨人不倦其施設展布不又即此而可見哉今先生方觀察吳中吾知其立身行道必有希蹤古賢爲斯文增重者而世之以時文爲詬病者讀是集亦將翻然悟矣

朱約齋先生時文序

昔姚姬傳先生謂經義可爲文章之至高而士乃視之甚卑因欲率天下爲之嘗精選名家文爲一編以廸後學乃自先生歿未及百年而時文之道日益衰獨時襯二三鄉先生之作固超乎流俗而多存古義猶有姚氏之遺風焉要其致此者無他昔之人學而今之人不學耳蓋自有明之唐歸金陳泉我

朝國初諸名大家其人類皆學有本原沈潛乎經訓通達乎世事發之爲文僅一端而已今不深探其本而惟就區區之緒餘摹擬形似剽竊聲句速其倖得則曰是亦爲文焉否則曰吾固學先輩而誤者也吁文豈若是易易哉先輩亦豈若是之誤人哉吾鄉約齋朱先生以乾隆乙酉舉於鄉時值海內經學之盛而先生伏處偏隅有志於學無書可觀僅得先輩所遺昭明文選藝文類聚二書讀之而先生之文遂卓然有以自立於世今其文孫少香銓部所刻爲存真堂稿者是也吁人苟如先生之嚮學何患無書可讀苟能讀書以積理用之爲文文奚有不工不然則昭明文選藝文類聚二書於制舉何與而先生讀之因以通於經義此其故可深長思也今士人於制藝既不肯竟學其稍知取法者則又貌爲先輩而不究其所由然之故如先生者可謂知所從事矣夷考先生生平以舉人得知縣

洊歷至直隸永定河道所至皆以循良治行著稱又知先生能緣飾經術通達國體而非拘拘於帖括章句者之所爲也即其不苟於爲文信之矣世有讀先生之文而憬然於學之不可廢則時俗不足以相限而文章之道乃益尊余嘗欲用姚先生之言以詔告吾鄉之後進今讀先生之集益見文之高卑系乎人之用力因爲士之自勵於學者勸也

## 通顯生所藏書目序

通顯生既歿之四月友人龍子既取其遺稿於家將梓焉並屬其兄子世塀錄其書目以示於是讀之而泫然曰嗟呼此吾故人之遺蹟也夫以嘗日好之之篤雖聲色貨利不足以役其志也其購之之勤則飢寒勞苦不足以動其心而其校讎之精且詳則艱危困頓未嘗一日或離乎手故其所藏雖未極於浩博而切於學問者爲多今若人已矣吾獨惓惓於是目

者蓋吾友之精靈具在將使其後嗣子孫知前人聚書之難而欲其守之勿替也道麇生歿時務爲贍博之學逮其卒之年始聞乎道然則今之所存抑又若人之糟粕也雖然吾之輯而錄之者又發於情之所不能已也

## 經德堂藏書錄自敘

余年少不知好學稍長則溺於應制詩賦文字是時雖有書亦不暇讀既來京師古今碑刻之所聚也則好法帖閒朋輩贈答又好爲詩是二者之書嘗聚而讀之而於六經史册諸子百家之言猶未足以投其心而生其愛也年來自好俱息稍著從事於斯而典籍浩博家少藏書欲有所覩或不能具假之於人猝不可得乃漸次求之於肆或乞其副於師友之家蓋迄今四年而得書四千餘卷於是以經史子集爲類因所得之先後錄而存之夫四千餘卷之書比之於藏書家或未能十一也然較于前數年所

見則未嘗有矣且由是充之以至於萬或數十百萬皆今日之積也抑又聞之古之學者將以讀書而求明道焉道之不明而徒務博於書則惑矣然未有能讀書而終不明其道者也夫書者道之所存而又爲余之所好而將來未有所止也則今日之爲是錄也其又安能以已乎哉

## 聖域述聞後序

右聖域述聞一編長沙黃虎癡先生所輯 家君宰黔陽時爲之刊行者也書成郵寄京師啟瑞俯而讀仰而歎曰夫子之道大矣不待言而彰也後王者作欲動民嚮學之忱而顯示以隆重師儒之意於是有褒崇之典有秩祀之文春秋釋奠取弟子之賢者配焉其次者又合食於兩廡蓋自
漢唐以迄於我
聖清廟學大備而其禮樂器數代有沿革羣弟子諸儒生平行事從祀先

後各有等差非考之載籍則不可得而詳儒者束髮受書白首而不知聖門之掌故其可乎雖然如此者有二弊習故蹈常不暇深究此自安固陋之失也若夫淹雅之才高明之士方以矜奇炫博為能事涉聖賢無甚新異又為議禮所不急而置之故周秦以來之鐘鼎彝器及名公鉅人里居閭巷生卒年月博學者可考而知而於此或闕焉不能答所謂昧厥先後者也是編之述首歷代廟祀及位次而尼山世系從而叙焉尋弟子諸儒之從祀者又從而叙焉皆纂輯舊聞述而不作將以備後學之參稽存膠庠之實錄可謂典而核約而盡者矣較之多識異物者孰為末孰為本也昔太史公登仲尼之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家至低徊留之不能去今讀是編者雍雍乎如置身籩豆簠簋之旁而為之升降拜跪於其際也肅肅乎愀乎如入鄒魯洙泗之邦而親見夫七十子之遺蹟也

其與升堂而觀其器物者何如其與觀諸生之揖讓進退者又何如哉世有聞先聖之風而奮然興起者是則流傳此書之意也夫

重刊朱子小學序

國家以實學取士自十三經四書外特表章朱子小學一書凡童生入學覆試論題務用小學書在律令乃行之旣久或徒爲具文承學之士束書不觀然則古昔養正作聖之方與

聖天子造就人才之意胥於是而不可見歲丁未瑞奉恩命視學楚北故友漢陽劉君崇雲寓書拳拳勸重刻朱子小學時以試事匆促未及爲後二年始克成之竊取其意而爲之序曰古者小學教人之法特詳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然是其迹焉而已故聖人教弟子先以孝弟謹信愛衆而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爲無本

豈非內以正其心術外以謹其節文弟子固當有所兼盡而不遺歟秦漢以降學校之政不修古者教人之法澌滅殆盡其法學童試五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是既習古者之一藝即可爲入官任事之階逮及魏晉齊梁淫靡之詞與詩書之教煽聲律對偶口授耳傳父兄以干祿爲急子弟以速成爲心爰及五季之衰其風盡如一日有宋大儒朱子出得聖賢不傳之道統於千載之上既以其學註四子之書使成童之徒知趨嚮復輯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書定爲小學原朱子之意蓋以凡人之性幼則易教而入學之初貴有當務之爲急如射御之事今非學人所用書數則習而能之其他禮儀應對之迹又各有古書所載與時俗之宜未可定者爲一編之論惟此倫常日用之事行之毫釐而不盡教之孩提而易從者其說皆散見於經傳而未得其滙歸於是總而輯之以爲教小學者之明法蓋

其意思深長而其方益切而近矣夫文藝之事工則躬行之誼薄利祿之習盛則學問之道衰爲父兄者不望子弟之砥礪名節而惟取巍科博顯仕之爲務爲子弟者日習熟於記誦詞章之學不復以聖賢之道爲先不知讀書而不通爲子爲臣之道雖貴爲卿相猶鄙夫也爲學而身不齒於聖賢之林雖多文爲富猶無學也然則居今之世而爲古之儒舍朱子小學奚所從入哉啟瑞不敏幼承家訓頗習是書通籍游京師復博訪通儒如漢陽劉君者爲之講明其義此書舊行天台陳氏註頗病其缺略劉君舊藏有無錫高氏註本爲完備因假得校讀之並爲補正若干條附於後惜書未刻而君卒矣此余所以務成君之志而思教其鄉人者也方今皇上廣厲學官楚北之士又多秀良知勉於學讀是書者感發而興起焉安見今之人材不如古也道光二十有九年秋八月翰林院侍講提督湖

北學政臨桂龍啟瑞序

四禮從宜序

古昔聖人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爲儀人情之所弗安聖人弗能强也記曰非天子不議禮此言世有先後時有古今惟聖人者出乃能參酌乎時宜而制爲經久常行之道使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然後家國和樂教化行而風俗美也三代以前尚已其儀節之美備名物象數之詳且悉非好爲文也不如是而其心有不得盡耳秦漢以還始以爲無用而一切去之夫惡褻曲繁重而樂趨於簡易者人情也上無以導之猶慮民之習而化上有以導之則民何憚而不樂爲故古禮之不可復漢文帝叔孫通諸人之過也斯民之去古也遠三代上之文爲制度不接於目於此而欲强之以隆古之道必拂人性而有所弗安然遂任其簡陋疏略荒忽謬悠

或淩至於悖棄典常而失其性此有心世道之君子所以悠然憂之而思挽末流扶世教者爲亟亟也淸江楊文恪公舊輯有四禮從宜一書其言冠昏喪祭各爲一篇酌古準今通人情而適世變余同年聊攝安大令守楚之穀城憫其俗之不習於禮乃與廣文蘄水蕭君復校是書而刻之將以示邑之士民而問序於余余謂公之書誠善二君之意誠美矣雖然禮教之不行於今非一日之故也婚嫁多惑於家人婦女之說喪與祭多雜以二氏之術求其志乎禮者十無一二焉非毅然自拔於流俗者莫能復古而爲衆倡也二君其先講明於學校而勸諭於世家大族則閭閻之興起或庶幾焉夫禮之用不同其爲教則古今一也今之儀較古簡矣然大聖人化民成俗之意寧有異乎其閭士苟能體此書而行之因博觀夫會典通禮之全以推見夫

聖帝明王不相沿襲之義則斯民之興行有由而古禮至今爲不亡矣詎
取其儀云爾哉

粵西團練輯略序

今天子初元廣西羣盜之起蓋數年矣其芟夷撲滅大小以數十計比其
訖事恆得力於民間之團練於是
朝廷命順天府尹無錫鄒公鳴鶴巡撫吾粵鄒公因奏留今署布政使前
廣西按察使調任甘肅按察使吳公鼎昌偕今陞河南布政使前廣西右
江道嚴公正基總理團練而以在籍紳士福建道監察御史朱琦翰林院
侍講龍啟瑞聯屬其鄉之人使歸於率先是琦啟瑞嘗受命於前中丞鄭
公祖琛董辦本邑團練至是始設局省垣邀集紳士隨同委員周歷各郡
提點勸諭凡數閱月而通省之團務普成於是章程册籍彙存省局啟瑞

撮其規條之尤善者與其公牘文字之有裨時務及團名丁壯義烈事實可備他日掌故者分以四門彙爲一編名爲團練輯略爰執筆而爲之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廢而衞民者專恃於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於民間之團練團練者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變通其法以適時用者也然考諸古自晉惠帝大安二年鎭南將軍劉宏討張昌始有義軍之名同時周玘賀循諸皆以鄉紳先生起兵於家以討昌之黨石冰卒滅之南朝以來如裴駿魯悉達周迪之屬類以鄉兵捍賊取勝開元後府兵法廢諸州始團結民兵安史之亂諸州皆置團練使然當時之士兵多爲武夫悍卒所訕笑間嘗推尋其故蓋有人倡率則治無人倡率則敗威令之迫於上者僻效義憤之激於民者有功其大較然也今粵西團練徧於外郡無所强之而事成有以導之而民從其故何哉被盜賊之患深保室家之情

切而習於攻戰之事熟也蓋自道光二十一年後夷務起粵東粵西鄰省毘連地方大吏於梧州辦理防堵事平後壯丁失業滑黠之徒相聚為盜煙販鹽梟之屬從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場嶺土續招粵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蕃客主強弱互易其黠者或倡為西洋天主教以蠱惑愚民用是黨滋益多州縣官欲繩以法則恐生他變欲據實上陳則規避處分而畏于時忌遂釀成大患則破敗決裂不可復治而斯時之民甚者或經十餘戰次亦遷徙數四弱者或流離轉死山谷強者則率其父老子弟與賊抗拒以保聚於鋒鏑之間蓋粵僻處荒裔

王師調發難以時至本省兵馬各有守地顧此失彼聯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或用為借助為其嚮導比比而是然至是而富家巨室捐貲以助饟者丁壯冒白刃膏塗原野者紳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轉戰破賊經歲

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幾於盡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壯剿除然後地方寇盜幾於蕩平

聖天子軫念邊隅嘉與粵西人士能自相捍衛紳民有殺賊立功者立予甄敘賞過其勞殆爲吾粵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夕之故也後之覽者知其所由然則所以爲難之故蓋可識矣凡團練之精壯者大抵見賊多處也不然則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則得賢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論之尤以賢有司爲急蓋有司賢則總團之紳士治總團之紳士治則分理之紳士治而一方之團練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賢則視紳民如外物紳民亦從而外之甚則用不正之人參預其間雖已成之團練可以復壞夫民經流離散亡之後幸而恃有團練又賴賢大吏之力始可勸底於成至不幸有司不賢則可以壞之復

歸於弊夫家有芒刃人知戰鬪用以殺賊則可爰反其道以行則甚可慮也事之弊則爲吏者有以藉口而斯民適受不韙之名又豈今日始事之所及哉然則是編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法待將來也既以復於諸公遂質之侍御而弁諸卷首時咸豐二年正月旬有一日總理通省團練在籍翰林院侍講臨桂龍啟瑞序

## 是君是臣錄序

嘗觀古來之治亂天必生一代之君亦必有一代之臣使有其君而無其臣則雖爲善而無爲之贊襄雖爲惡而無爲之附和是猶未得爲治亂之極也使有其臣而無其君則俊傑將卒老於蓬蒿而僉壬或擯斥而不得志要所以持其權者獨有人君而已君而賢則以賢召賢衆賢升而不賢者退而治之形成矣君而不賢則以不賢召不賢衆不賢升而賢者退而

亂之形成矣故治與亂豈有異術哉賢否定於君身好惡決於君心然則人君之好惡乃君子小人所視為進退而天下安危向背之原所從出也夫古來君臣之際遇至不一矣其因際遇而成為治亂之局者亦不知其幾矣然未有求治之君而不欲其臣之賢者即未有臨亂之君而不自賢其臣者有明知其賢而不能用之者亦有明知其不賢而不能舍之者有既用其賢而他人猶得以言辭間之者有既以不賢見棄仍賁緣他事以得進者夫不能判貞邪之界者失在於多疑不能盡愛惡之量者失在於自欺不能割昵比之私者失在於多欲夫惟明察之君有以辨人倫之臧否而不惑誠篤之辟有以盡一己之性情而不貳嚴正之主有以絕左右之讒說而不私然後僉壬遠屏衆正盈廷而至治之馨香乃可翹足待也故禹皋稷契之舊庸非若人之自致於赫赫也明而揚之者之效也其雖

苗鯀之見棄非若人之自甘夫斷絕也放而殛之者之力也否則泯芬之朝不乏忠良之佐而混濁之世亦存彰癉之條其如標舉而用之者何哉博稽史冊所載臣之有待於君者恆多而君之有待於臣者恆少及其用之也則能盡其才者恆少而不能盡其才者恆多而讒諂媚悅傾險邪僻之人又多乘間抵隙伺君子之盛衰而與時競進此天下致亂所由易致治所由難也夫人君莫不欲享安全之利而求免於禍敗之危則宜思進君子以求安全遠小人以防禍敗然則省躬以端好惡脩己以正儀型其諸爲取人以身之本而帝廷賡歌交儆所爲重望於元首者乎某不敏竊嘗攷諸兩漢以來以君爲綱以臣爲目目之中分致治之臣若干品致亂之臣若干品人各摘敘其生平事蹟於下簡而不繁使後之讀者知爲致治之主則必有致治之臣應之與治同道罔不興若爲致亂之主則必有

致亂之臣應之與亂同事罔不亡而爲臣子者知取其所當法去其所當戒書成竊取朱子釋中庸之意名之曰見君是臣錄謹撮其要言於卷端庶幾鑒古知今之助而於保邦制治之本實不無小補云

## 贈潛山李大令序

潛之爲邑處萬山中桐城之龍眠浮山自東北蜿蜒而下每夏秋積雨溪水驟發壞廬舍侵城郭衝盪漂沒吏此者率日治水不暇給歲甲辰余奉使過其地見其橋梁修整溝渠清利沿城護以沙堤堤傍竹樹森映以藺討城野民居怡然有自得之色時山右李君善旭宰是邑以地主誼來見爲言初任時值秋初霖雨彌月僉言大水將至君急召吏民備竹籠數千百實土石視田中之高者培之下者補之水之可爲渠者疏之原隰當衝決者堤之前後四十餘日晝則周行相度抵暮露宿田野間事甫集而水

果至得無患言次君引手自循其鬢曰今之皤然皓白者皆何月中之所致也賴

天子福眾庶獲全使者旭從容拱手於疏濬畜洩諸務比三四年水潦歲至不爲災今茲豐稔倍於他日中田所刈之粟使者尚其食之而飽乎余聞之起而慨然曰今

天子以百里之命寄於縣令出則傳呼辟道入則放衙高臥就逸欲嗜聲利摴蒱飲酒其賢者則又賦詩作字諸文人結習以爲樂事至不即問或又從而生事者比比也焉有未事而預恤民之急且不憚其身之勞至於是哉如李君者可謂今之所罕矣方今河防待治甚急

九重日夜焦勞於上西北議行屯田事初有端緒誠得如君者十數輩用之天下事可坐而舉也李君勉乎哉因於其別而贈之以序

## 送顧太守序

爲天子吏守地數百里丞倅令長之官贊襄奔走於下六職之吏抱卷册
以進者朝至夕不絕於庭出則州縣供帳訖於所屬之境官至是宜可以
自行其權矣然而上之藩臬之使有以阻其勢而不得爲又上之則督撫
不假以權使得自便於繩墨之外於是州縣之吏逆知其守之不足恃也
合行而遠之政出而訾之而又欺其勢之稍闊於民其至乎守之前者皆
不外乎我所已治者也乃面從而心違如手臂拘攣不相爲用故今之爲
太守者上之不能如督撫藩臬之權而體又不可自夷乎下下之不能如
州縣之自有其權而民又不可使病於我如是則接上難而使下尤難雖
然上之人有疑吾攬權者矣有疑吾自治其民而亦不可稍示以權者乎
下之人有疑吾侵其權者矣有疑吾與若共治其民而或病於過用其權

者乎吾於權之盲彼出者則尊之彼樂吾尊也則相信而不忍忌於權之與吾共者則分之彼感吾分也則相愛而有所樂從夫如是庶可行吾志於上下之間而爲吾之所欲爲道光二十有五年六月某某出守潯州先生名家子留心經世命下之日兢兢焉以不習吏事爲慮日諮詢吾鄉人之宦京師者利弊纖細必舉以告而又慮初出於外事上接下之情有所未洽不能自行其權以達其志也而下問於愚陋無知之人余謂先生慨然有志於古之爲吏其肫然之志殷然之色有以感動於遠隔桑梓數千里外之人而謂不足以孚僚屬而結於大吏乎因爲言守之所以難而歸本於誠之可以自信者敬獻於先生願先生擇其可行者而遺其不可行者則某之受治也不已多乎

送王定甫南歸序

士之能立名行著風義節概取信於師友不辱於鄉黨寄之以萬金之貲而弗利託之以六尺之孤而弗避抑之至一介之賤而弗以爲辱爵之以三公之貴而弗以爲榮此其人必有確然自信之志百折不回之氣毅忍決絕之行激昂慷慨之心其事之未著則愚者笑智者疑雖朝夕親暱之人終莫測其意之所至而卒之事之立也固卓然有以自見於天下未嘗稍徇乎流俗人之意而使其事之不必成矣壽昌棄官而尋其母韋元成僞疾以讓其兄疏受辭榮以從其叔父之三子者皆有天親之愛其視外之功名富貴淡然若無與焉豈夫慕利忘親者所可同日語哉余同年生王定甫少孤育於寡姊劉氏凡衣食學業皆姊之力是依比定甫成立官部曹獨不見其姊氏者五年迹其心蓋未嘗一日安乎其位也日者姊自

甥以書來招之定甫遂決意南歸謂姊不來將終不復出其身以仕呼至行卓絕之事古之所易而今之所難今觀定甫其與壽昌元成受三子之意豈異也而蕃之數年而不渝者豈非行堅守確內斷乎己意而不亂歟雖所至親暱之人詎能量其意之所至也哉夫定甫之自立者其於古人幾無愧矣若其振高風挺鉅節所信於天下而傳於後世者吾知必將以此一事推之也余與定甫蓋嘗命爲知己者也故於其行書此以寄余望焉

## 贈呂介存南遊序

古之時無所爲遊士也蓋自其少時則有鄉黨庠序之教爲之師者率皆閭師黨正鄉大夫三老五更之屬故學問之道不出乎里門而自足自小學曲禮至詩書六藝之文世家多有其朋儕之羣萃州處則又以備其講

習觀摩之具使之不易其心而遷其業暇則遊於鄉校以議論學業之善否有不率教者則作爲青衿之詩以刺之當是時士之去其鄉而遠遊者未之有也周道衰學校廢陵夷至於戰國而遊士始多然彼皆逞其辭說以取一時之功名富貴卒未聞以訪求道德爲事者獨孔孟之徒多遠涉異國必求得當世之聖人爲之師吁孔孟而不遇時使孔孟而遇時則將復學校於成周之盛又安肯率其徒日僕僕於風塵內也秦漢以降教人之法愈失士之有志於學者或不得所師承於是始執業遠出思以博求當世名人聆其所傳之緒士當斯時苟伏處里門大率荒僻固陋不爲當世齒然則士之遊而學而非遊幾無以善其學者豈非庠序之教不立而師儒之官或名存而實不足厭人意歟余友呂子介存年逾冠一日忽舍其家人來遊京師問其求曰無所爲問其行曰吾沿湘泛湖逾於江河達

於燕將馳乎齊魯之郊遂放乎吳越以歸也君之遊可謂壯哉迹其意蓋亦將博求有道之人與之上下議論歸而就學以補其不逮也余之陋無所可益於君而獨以慨教人養士之法今有異於古所云者顧其異又不自今始也然則君之行其安能以已乎於其別因書之以爲贈

## 贈周熙橋序

歲四月同年友周子熙橋罷禮部試出都將行乞余一言以贈余竊惟古者贈言之義所以交勉於道義而補其不足也余與熙橋別五六年逮今日而會於京師讀其文高明伉爽不爲沾沾自喜之論視向之所業固一變矣又其素性褊迫苦不能容物比見余未嘗不以爲言意將欲改之而未能者是二者皆曩之所甚望於熙橋也今旣自治之矣余又安能有所益於君雖然凡學問之事始患其不知旣知之患其不爲旣爲之患其不

誠今熙橋之於文章行誼信有以知其失而勉於得矣則曷不專心致志毅然深造以蘄至於必成乎未至於誠而欲其事之成是舍我而求諸外也袪其怠刈其惑則精力至而命之立者在我矣於窮通得失之途奚疑焉請即以是贈

## 贈唐子實序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文與行分自時文取士而文與文又分士皆摹擬剽竊務求捷徑以投世俗之所好其高者則又鄙夷吐棄高託於好古之說以自便而於是或有所不屑爲夫今日而果行鄉舉里選之法其不得士也與校文者無以異即進而求之古文策論詩賦視時文詎有間焉世變既極明王之制與時上下使孔孟而生於今日有不得不降心抑志以從之者矣何也所託之道既尊而所以制天下之術又甚一也自童子授

書入里塾朝夕佔畢非聖人之書如古豪傑魁奇辯博之說則盡斥而去之父兄師保含是無以爲教美衣媮食其奉養或出於細民之上而人之所以尊崇之者至入鄉不得與之齒夫所以重之者旣如此之重也而所以激之使進者又如此其甚也苟反是則將爲不肖之子弟而無事而食且與凡民之游惰者自弛其身以坐受鄉里之崇奉彼其心能無怍焉夫先王之道不外以孝治天下使四民各安其業而不亂也今使人守其父母之身以盡心於職業而無憾所以自貴於天下者而不務爲欺人之學此卽古之時所謂德進者吾知非是人莫屬也卽有閎博通辯好古多能之士亦必將出於其中無疑也吾友唐子實工爲科舉之文以鄉舉領解於有司旣而君之學益深其爲文益不懈而及於古所謂古之爲士者君其庶幾焉三試於禮部不售其於中若將有疑也余則謂今之爲人子舍

是無發名成業之地獨有自盡其心而不務爲欺人之學者可即今人之道以求合古聖賢之心若夫今文古文之一以貫之則君早知之而自得之矣將行遂書之以爲序

## 蕁壽巖先生五十壽序 代　家君作

士之遭時得位所號爲馳驅王路者率皆去其鄉邑遠者數千百里近亦六七百里刑罰賦斂簿書期會之勞擾於其外寵辱利害之私縈於其內壯歲而出至老或不得歸而欲於其間息世事養天和爭有限之歲時於搶攘囂塵之地蓋亦難矣獨爲教官者不然其流品不雜故官小而望重其除授不離鄉土故得之者有以自給而無奔走行李之勞且又不與吏事故往來迎送繇役供億有司方僕僕道途而教官可勿問也既世所以待之者如此爲此者乃得以其閒暇檢書讀畫課子弟蒔花木以爲樂其

所往來皆博士弟子稱說道德講論仁義客去閉戶蕭然無事可以絕紛華之慕養靈靜之神故為是官者咸鉅德長年蓋其取於世者薄而其全於天者不可謂不厚也雖然其為之而能自得其志與不自得者則又存乎其人吾女翁韋壽巖先生自食餼於庠以例得儒學訓導遂為舉人猶就之不肯去蓋有所自得於此者君配左孺人又能自甘儉薄佐君治家教子長子詞臣未弱冠舉於鄉余壻也餘四人亦將有所成立噫君非得冷官而不遠出安能教其子之賢若是而異時之優游暇豫永享天年觀於斯益可信也余少時隨先君為教職於鄉前後幾二十年先君淡泊寡嘗不以祿薄介意日與吾母王太宜人以勤儉忠厚之道身體口講以教其子孫故家雖貧而恬然有自得之色逮余為州縣吏日囂然以應接奔馳為務迴思當日情事邈不可得則見君之抱潛德而貽孫子者安能不

自視以爲不及也歲乙巳八月詞臣自浙歸壽其親乞言於余因書此授之俾以爲階前侑觴之具焉

座師王雁汀先生五十壽序

今

朝廷職事官其清且貴而閒散者惟翰林爲然故士人之與於斯職者大抵皆閉門却掃閒從一二知好杯酒言笑相與講論文藝切劘道德起視他人之奔走道塗者已則高卧靜坐旣不以公事問人人亦無由告之雖有繟緩偷惰不省事之名世亦以其素未習肄也而不之責蓋藉是以卻外緣養心志居繁華之中而享閒適之樂固其宜也然邇時喜事者或不能安於澹泊之地其懦者則一切弛置而不思所以副

朝廷重待是官之意職業之不修性命之失也益甚嘗試論之人之身猶

器然器屢用之則其敝速不用之則日就朽蠹而同歸於敗今翰林職司清簡於人世累心勞形之事旣可屏絕不爲而其官職之所當盡與夫用之異日而及今所當講求者不得謂之無事苟能愛其身以有待則必有不敢過爲暇逸者而淸明彊固之體立焉若我座師雁汀先生者其深有得於此者乎先生少年科第官近職中間奉

命出使繼而讀禮家居前後迨七八年去年先生以服闋來都國將及古者服官政之年矣約居自好不爲齒急不與世競殫心館職與日俱興暇則左圖右史丹鉛點竄手未嘗釋而我師母夫人又能襄理內職以教育其子使先生得盡心於其職無內顧米鹽之慮竊嘗謂先生之澹泊也如彼其精勤也如此儻所謂不以有事爲樂而又不肯以無事爲福者耶儻所謂自盡其職業而務全其性命者耶惟然則先生裕無窮之基亦有無

竊之聞異日佐吾君以致斯民於仁壽者可於今之官翰林信之也歲二月爲先生五十初度之辰及門將介壽於堂而屬某一言爲獻不揣庸陋因言翰林之職與先生能稱其官者旣以自勵並書之爲後進法又與先生之不懈益勤所宜享大名膺多祜者以諗諸君且爲將來耋耄之祝也謹序

## 讀曹參傳書後

史稱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終莫得開說以爲常世因以此賢之龍子讀之而歎曰參之賢果僅及此哉此去以私意亂法禍天下者一等耳烏得賢參果賢當躋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安肯幸其脫於區區之暴秦遂恬然高臥而不知所有事也參之時天下未爲大治也母后擅權於內

匈奴遝陵於外凡後世賈誼董仲舒所言風俗之未厚經制之未定禮教之未修更化之未遂其流極至景武之世其源皆自參之時發之參果爲天下材當易其抵冒殊捍之習改絃更張遏絕亂源修明儒術佐少主光顯高皇之丕緒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宗其功烈豈僅與刀筆吏比長而已耶且天下之大固未嘗一日無事也堯之時曰萬幾舜之時曰百志古聖人處太平之世則以不能久安長治爲憂其身未盡乎一日則必有數十百年之計如參所爲固足以自完其身而已且參獨幸而薨於孝惠之世耳使天假之年得見呂后產祿之事不知參將以歌謳日飲者治之耶抑皇然慮患之不暇給耶或曰參之時天下新脫於兵革元元之民莫不樂安於無事夫有爲者非擾民之謂也朝廷震動恪恭於上而百姓相與嬉遊於下吾日事事焉而天下不見有爲之迹此非參所能及也參之智僅

足以自知能不及何故兢兢焉守成法而莫之敢易其與夫變法召亂者固賢矣後之人處有事之時而託不事事之名以爲高者其鮮不開天下之亂源也哉

書郭玉傳後

傳稱玉爲太醫丞多有效應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玉亦因有四難之說余嘗讀而病之以謂玉特世俗者流淺之乎其爲術者也玉誠精其術以濟世則惟吾之所爲而必其效而何富貴貧賤人之足易其志哉玉惟不能內自決於必勝之術故不能不震於外而失其故智不然何以羸服變處而一鍼即愈也豈非技不能通乎道其技固有時而窮耶然人有疾而使醫者不能自盡其意則亦可危之甚者也

跋蘇明允集後

明允著幾策二篇首言審敵其論宋之弊謂以弱政敗強勢必爲之強政而天下之勢可復歸於強竊嘗謂當時誠舉其言而行之者苟舉而行之則宋之亡可立而待將求爲南渡之偏安而不可得明允固嘗論天下大勢如人身然人固有血氣衰竭醫者誤投以遼茸劇劑卒爍其陽以至於不救者往往是矣今有人道暍而仆者或以水飲之立斃有餓而僵於市者立與之飽食亦斃非水之不可救暍食之不可起餓而用之者過於急也以強政矯弱弊也何以異此夷考古之帝王處積弱之勢而能自振拔以至於強者惟周宣王一人而已宣王中興事業頗見於詩今觀其詩不過因畋獵而講武事已耳撫流亡之民而安集之已耳中國外夷有不馴服者則命將出師以討伐之初未嘗以繁刑嚴誅束縛斯民而震讋之使必從也夫以繁刑嚴誅用之於縱緩偷懦之後者是猶積土石而遏湍水

也一旦潰決則必至於浸溢漫衍不可收拾後將欲返乎一日之無事而不可得也夫宋之亡固積弱之弊使然然倘得爲南宋偏安之局者祖宗深仁厚澤有以漸漬乎人心而不忍去也今一旦而以倘威之說矯之吾恐威未立而人之畔而思去者不少矣然則遂因而任之如何曰惡乎可先王之於治也匪強其政也而務強其心心強則政強如人身氣脈壯盛而耳目百體皆爲之效用而不倦也心之弱者政雖強而亦弱如懦夫呼叫跳踉於前而識者知其中之先餒也然則強心之道如之何曰君者天下之心也奮發之氣自上始之而朝野內外皆振動於不自覺矣後有處積弱之勢者得吾言而思之亦庶乎其可也

## 書歐陽子縱囚論後

歐陽子論唐太宗縱囚之事謂其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善哉乎言其於

當世之情事遠矣惜所以處囚者猶未善也竊嘗推而論之以爲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如歐陽子之言上既失刑而縱之縱而來歸則又殺之無赦夫既存一必殺之心則何必縱既縱之而有來歸之義則又何必殺此說之不可通者也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將何以處之乎如因其實爲恩德之致而赦之則安知前者之來爲非恩德之致也同罪而異罰尚不可謂仁今同罰而異赦獨可謂之義乎如又來而又殺之是以民命爲戲也王者不忍爲也歐陽子亦知其說之無以處也而歸之於必無之事夫治天下者安可因其必無而偶爲之假因必無而偶爲之則今日之偶者其果合於義也且安知天下之不倖吾偶而以爲常者例也然則如之何曰由吾之言既謂之曰囚則決無可縱之理者也王者之持政也平故致罰惟求其當而不示吾以可倖之恩王者之慮患也深故用法必

守其常而不望民以難得之事夫以至平之心持政而以至深之謀慮患則唐太宗之事固有所不行而歐陽子之說亦有不必用者矣然則偶一行之終不可乎曰偶一行之是待今之縱者則爲寬而視他日之刑者則不恕也故論處囚之道必歸於無縱而後可

## 書劉孝子傳後

天下事未及爲而逆料其不成與姑試爲之而冀其成之有以相報皆其事之必不成者也其偶成者幸耳若仁人孝子之於其親則不然舜之於瞍也夔夔齋慄未嘗料瞍之烝乂也盡吾心焉耳矣周公於武王之疾至策祝以身代天性之愛有不能已也以余觀古孝子於其親險難之事勢處危絕人皆以爲無可倖而孝子者獨不忍幾微之無可倖而遂置之其成也亦適如其志以相報是不可謂天也人也然劉孝子尋親事始於長

洲沈文懿集中讀所作歌今於仲寅觀察處見其家傳愈有以知其詳而余謂者之言益信夫孝子以弱齡尋父萬里外又無親戚故舊好義如古豪俠者輔翼而左右之卒備歷艱苦必得其親以歸此直可謂無凡人之見存於中者矣其能屏絕夫衆人之見者乃能有以自盡其心而全乎其爲人者也人之盡而與天合則彼之能得其親者非天之所能主也古忠臣義士所以致身竭力而事終以濟者蓋未有不出於此者矣或曰孝子出輒有異人相之若爲之導引者然此則世俗傳疑之說在天佑純孝之人容或有之而非儒者之所敢信已

蔣念亭先生蜀闈雜記册跋

道光二十有六年夏五月蔣子霞舫丁太夫人憂將出都手一册示余曰此先人官蜀中入闈分校時隨筆雜記也余受而閱之見其於房考之姓

字籍貫四書經策題之本文原委無不備載唱酬擬程之作亦附著焉皆一時率意爲書而筆墨間謹嚴有法先輩之處事周詳隨在不苟如是其可敬也哉觀此而先生之存於心措注於事以施於民者蓋不問而可知也乃忌之者獨無端搆陷之以入其罪致

九重聰明仁厚之主雖追悔之而不能及豈非命耶彼其人惟知快意於與己異趣者安能爲國家人才計也然能扼其一身而不能掩之於萬人之口能置其身於死而不能禁其昌且熾於後之人此亦可見天道之猶存而爲循吏者之雖阨而無悔也先生以乾隆甲寅舉於鄉於先王父爲同年霞舫又與余同年進士通家世好之日久矣觀其遺蹟肅然如親侍几杖之側也因爲敬識數言於簡端太夫人隨宦於蜀經先生之難撫其孤以有立者也其卒也霞舫孺子之泣尤慟云

## 鄒海岳先生（忠倚）殿試策題後

右海岳先生順治壬辰殿試策一卷無錫中丞鍾泉鄒公所藏先生於中丞爲高叔祖自登第去今且二百年矣當時殿試規格與今日微有不同如讀卷官今止八人用墨印名於卷背此用硃印銜名於卷後一葉自洪少師承疇已下得十二人且諸人名下不加標期而卷中斷句多用硃圍印其佳處亦與今有異行間長短參差不一取盡其意不限程式所陳皆按切時事質直剴亮如所論賢者必難進易退以全其節者也不然則已諂必有犯無隱以盡其忠者也不然則已慢身家之念重則君父之謀必輕利祿之心多則廉恥之防漸佚欲致天下之大治必勵天下之人心志一而智勇生則一人且餘數人之才誠至而朋黨消則與朝皆有指臂之勢又謂帝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請日御經筵撰通鑑奏議有關治理者

講說簡宰輔侍從之臣用資啟沃俱切實可見諸施行嘗日之拔擢爲有以哉爲有以哉逮後溧陽相國欲援先生虛少宗伯以待先生堅不往見其風節已著於此矣啟瑞不敏科名幸從先生後迴思當時廷對所陳乃不啻天壤啻之末深者則不給於用豈功令之足以限人耶觀先生此卷未嘗不面赤汗出而增愧也

跋鄒中丞鳴鶴所藏當世名人書札後

大中丞無錫鄒公哀輯生平僚友往還書札爲巨卷二爲帙五出以見示啟瑞受歸卒讀歎曰美哉多乎近今所罕覯也惟公以名進士出宰河南洊升郡守凡其所歷皆繁劇要地中值開封河決身捍大患厥功甚鉅公又才識敏斷處決衆事無有巨細裁答往復應猝若暇故人之和之者洪纖畢具如山澤之富藴萬物而各極其用焉方是時林文忠公爲廣督以

夷務諭勠力於河上與公共事尋復起戍所擢督陝甘而長沙李文恭公爲江督以漕米折色事力爭於朝繼之者沔陽陸公故直隸天津道預夷務而今兩廣總督河南徐公方以拒逆夷入城建功不世四公與公姻亞故舊所處皆天下重任書札議論世事洞中竅要其間碩儒魁士或隱於朝或鳴於野皆未能忘情當世則有如伯言梅先生滌樓宗先生心壺錢先生春木姚先生長篇短札博辨高論一一肖其人之性情以出其他名公鉅人與夫山林隱逸之士灑妙墨振英辭者尤不可勝數也夫人於古賢名蹟往往知所寶貴而並世者輒置之如公所藏非獨字畫可徵也乃其所言則尤可以攬時事之得失後之人將於此徵信焉是何如其可貴也哉咸豐初元公由順天府尹擢撫吾粵啟瑞以部民辱公知愛謂其可與言天下事也而以此示之因欣幸奉持而爲之記云

經德堂文集卷二

# 經德堂文集卷三

內集

雜記十六首　書十三首

臨桂　龍啟瑞　翰臣

## 書周孝子復仇事

周孝子瓊之蒲圻人父爲怨家所殺孝子幼未之知稍長問於母不得則時走空屋中涕泣母憐其誠告之且曰兒年幼彼强未可以力取也十餘歲孝子入塾受書其仇周虎者族人也故與其師往來心易孝子弱兒子畜之孝子亦終忍不言會虎就其師計事還且暮孝子挾利刃伏路旁俟其過尾之將渡橋呼其名虎回顧以刃投之中胸格以手斷其臂遂仆余同年生賀霖若曰方余與孝子同學時日暮聞人聲呼於野甚厲衆往視見虎負重創卧林薄間氣不絕如縷僅能言周生實殺我衆歸而視周生

周生方坐燈下問之曰殺人者我也出其刃曰吾蓄此數年矣殺某死無恨矣會虎族人有訟於縣者官憐其義將爲之解脫而孝子竟瘐死獄中

龍啟瑞曰毅哉孝子之志於復仇也方其母初告時固已存一必報之心而不復計其身與力之强弱也觀其降心於虎徐乃伺其隙而制其命又何其深且巧歟夫以深且巧之謀而濟以堅强之力蓋未有不卒成吾志而無慮事之有甚難者若乃謀之不精力之不定顧諉於事之無可如何則賊矣未嘗致其力與謀而遽謂其事之必不成者則尤賊之甚者也亦終於不仁而已余故因孝子之事而備論之使夫後之求仁者有以自證焉

## 書潛山侯孝子事

潛山大令李君善旭爲余言雍正年間有侯孝子者潛之負販者也刲肝

瘵母疾腸胃盡出遇人救得不死比愈纍纍者中聯厚膜如帶力作則負以行飲食呼吸如常人余聞之駭甚謂無復人間所有事君歷言其里居年歲甚悉且有坊表其事良不誣余因怦然心動以爲聖人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觀於斯益信也人子於父母之疾拜醫求藥甚則禱祈願以身代乃若殘肢體毀髮膚冀獲救於萬一君子或謂之愚刲肝而至於出腸則尤愚之愚者也然終不害其生不知天實哀其愚而成其孝耶抑將故示其奇以勸天世之爲人子者也儒者讀書好高談古義於匹夫婦至行卓絕者每以爲不合中庸而訾譏之不知去古益遠世道日趨於薄非有至性過人形爲可驚可愕之事不足以振末俗而警世吾安得如孝子者生與之並時坐之通邑大都觀其纍纍之狀而令人孝愛之心惻然以起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今天下凡民之頑懦者固不乏則侯孝子之事其忍令其無傳也夫

## 書李守備殉節事

國家仗節死義之臣其平日類皆慷慨奮發不回撼於勢利不苟詘於富貴內以養其浩然之氣而外以厲其操非倉卒取辦於臨時而能之也若其死之有益於事與否又視其事之大小以為其死事之輕重則亦有時為命焉而論者或惜之謂其一朝致命之節有不如終留之以為朝廷用此非謂死節之不足重而因死節而益以重乎其人也道光二十七年冬間楚粵之姦民相煽為寇竄入粵之邊境大府檄桂林營守備李君廷揚勦之而予之左營兵三百人君率以行無難色至則深入以無援為賊所困中刃後猶殺一人遂斃余友黎宗昉之言曰方吾識李君京師見其輕財貲重言諾於友朋之急未嘗不忘其身以濟居平獨喜談古忠孝節義

事與人交必以此相期厥曾以江南京提塘任滿部選得桂林營守備京提塘美仕外間守備十不敵一或為君難之君曰吾不解人之代為吾慮者何守備雖貧然吾不挈累以行而又度其所入者而為之制則歲俸固將有餘吾何患若剋減軍糧以供揮霍之用吾不能卽藉是以獻媚於上官者吾尤不忍為也某聞其言而敬之不謂君果能全大節若是余曰今天下承平二百餘載閫外之將帥皆鮮衣美食與膏粱子弟無以異問其所得則均不能不取之糧餉及所屬各營之支應上既違道以取乎下則下得有所挾以傲乎上兵驕而惰職此之故誠得一清廉克己者為之將則卒咸畏而愛之天下之軍政乃可得而理也如李君者殆其人乎天乎之死以成一人之名又死之於甚微之事此余所以重君而愈為天下惜者也雖然君之志節則不沒矣黎君曰子盍書之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任

將者

書孔母徐孺人守節事

今世間彪他奇行惟婦節爲最多自余所見聞薦紳先生之家下及閭巷細民其可稱述者比比也嘗謂婦人之節較臣子之忠孝爲尤難如甯武子之於衞成盡心竭力備嘗險難雖聖人以爲不可及乃余觀世之節婦往往類是者或名湮沒不彰可勝慨哉安陸孔母徐孺人方許嫁時夫已患痰痺兩家願寒盟孺人不可卒歸孔氏扶持調護無倦容甫十年夫沒孺人親紡績鬻奩具以養舅姑視夫在有加其自食者草具不啻噫嘻可謂難矣卽較甯武子職橐饘全衞侯者嘗不多讓人生幸不値憂患視天下之顚連困頓者若無事然試以身處之而後知其苦之不能終日也而不幸者乃日日値乎此此豈能執途之人以相告告焉庸何濟而卒忍而

不悔者內以自盡其心而外無所希於世也夫臣之忠子之孝先王所立爲學校師儒以教之者也如孺人者夫何待教顧其所成雖古忠臣孝子何以遠過然則婦之自全其戒者其可因世之多有是人而謂其不足重歟余因論孺人之事而廣之俾談風化者有以勸焉孺人有子二長某能大其家業次廣新讀書最賢爲余所取選拔生斯文之作亦以慰其顯親之志也

雷惺齋藥丸說

余友雷子惺齋嘗嘆夷寇廣州時嘗隻身走千餘里至海門觀其戰艦鎗礮之利歸而求所以制之之術著有成說復隻身走七千餘里將獻於闕下會鄉人有疑而止之者不果獻復走而歸以醫行於鄉里間以其所爲辟邪丸者寄余於京師而重之以書曰吾之爲此未嘗師古法也然所活

已數十八矣余得之而喜以投於人多因其向無成效不肯服吁天下之病其日異月出而不可案古法而治之者固已多矣以其藥之無成效也而遂畏之而不肯服因慨世無良藥而疾之不可爲也不亦悖乎此君之書宜其終卷於懷而不見用於世也然則斯丸之不信猶未可爲君之不幸也夫

## 病說

客有患鬱湮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傴然而息曰飯二黼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圃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歎曰吁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豐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蠹也姑之而已

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贏而心終日慱慱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憊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强神王則剛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之夫臥之顛厓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也嬰娩之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莛以毆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之可畏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朝作而于于夜暝而蘧蘧無懷無惟以俟子居疾其庶有瘳乎客曰善將從子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 史讀

太史公作萬石君傳狀其恭謹醇厚子孫皆馴行守其家法官至二千石者十餘人余讀而慕之謂夫和與敬者天地生人之性也人能敬以持己而不刻於待人則吾身之所處寬然有餘而暴戾乖刺之氣不作此蓋天

之所相也及讀五代史馮道傳其終始行事往往與奮相類而其優游相位老安於當代亦卒得其力焉夫以奮之賢與道之愚其不可相提而論者猶日星之於土壤也然使道從容於太平之世老成寬厚巍然人望其聲名豈遽出奮下哉所遇之時不同至舉其生質之美者而適以爲喪節敗名之具則非天之不善全乎道而道之不善全其天也吁可惜哉

## 書村民廖鳳綮事

吾粵民受盜賊蹂躪六七年未艾也以迄於今士之率鄉兵捍賊捐軀者所在多有余皆採之入團練輯略至鄉民冒鋒鏑死者則不可勝載若守義不屈或得死與不得死人亦莫爲之道也友人唐仲實獨言其鄉小水村民廖鳳綮方賊至時以團丁守隘不得脫一人遁之荒嶺上逮晚伺賊卧從陰晦蓊翳中匍匐潛下掘田間山薯爲食凡十餘日賊退而鳳綮始

歸視田中山薯幾盡其村無一人在夫鳳桀特一田間民耳使賊至而相從去可不死卽未必雖生而幾至不免於死人亦未嘗以必死責鳳桀也卒之堅忍以蒙險難歷久而志不奪卽較之夷齊何以加焉豈可以凡民而少之哉抑仲實又言其團有草底村者賊初圍之不從誘之降不屈賊殺其村四百餘人以去此尤可爲難也夫仲實以千餘疲敝之鄉兵當巨萬環攻之賊獨能搘持數月力竭而至於敗其散亡相隨倚依不忍去此必平日能以忠義結人心者宜乎鳳桀及草底村人之徒出於其鄉也世之當大任擁重權而但謂民之無良者觀此其可少悟哉

## 勸學記

人受命於天地以生不爲女爲男旣成人則有僮僕婢媼之役使父兄師友之督教衣服飲食一切日用居處寢息之地雖不大華亦不至陋出處

進退交接游宦雖不能盡如其意卒亦未嘗遍仄陝隘使之窮而無所投出則有車馬以代其勞入則有圖史以娛其志此其人固宜優游漸漬以馴至於德成名立而後已也否則必其人之惰而無志也若夫布衣窮愁之士自始生至孩提其於生人嗜好有不能盡見其居處樸陋其養生之具朝不能計夕倦而思臥復有至不得已之事驅之使出出又不能自得其意此其顛倒屈鬱於身世之際者宜其人不能一日以學然學卒大成舉世之學者無以過此豈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歟夫以遇之豐不足以有益於學而學之成又不必盡資於遇也此予之所悚然而不能自已也予之幼也承祖父餘蔭衣食豐裕於人無所求自束髮受書以至登朝之後計非舟車道途之阻慶賀酒食之會未嘗一日稍廢乎學宜所學必有以過乎人乃自今觀之不惟無以過乎人其不及者蓋

未可一二數也余能無滋懼乎且夫小人之謀利也得已而不已焉君子之謀道也亦得已而不已焉故君子之於小人非有異能也能用其誤用之才與力而一專於學則得矣今人之才力與古人不相遠也吾之才力與今人古人亦不相遠也盡吾之所當盡者而不求可止而姑止焉吾之於學其庶幾乎否則溺情宴私安於小就日月坐廢爲有志者所竊笑是吾之徵於前而不能無慮於後也因書之以自勵云

過繹山記

驛路自江淮過河北而東逾於滕薛小邾之境至於鄒山之最有名者曰繹繹之爲山不甚高峻而聳峭特立數十里外卽見其蔚然蒼秀之色山形凡三變初自南來視之迤然而長前仰後俛如王者之憑玉几而負黼扆也少北值山之陽如人悄然聳肩而立穆乎其容凝然如有所思更北

則山下衡上銳如覆盌於地其峭削處嶄絕不可攀陟蓋山去孔道旁僅四十許步其下有鄉俗譌傳孟子所生地云余奉使來往兩過其地也求所謂三遷故里者實在鄒之近郭欲一登繹山觀秦始皇立碑頌德處父老爲余言茲山荒僻不可以登當年刻石遺趾渺莫知其所在道德之與勢位其得失於後世何如耶昔人謂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泰山吾未見也若其剛毅正大之概則繹山近之矣

## 月牙山記

桂之河東皆闤闠也市廛盡而石橋跨之下有小水春夏僅通舟楫俗所謂花橋者也橋上東南望水際一山鬱然紅闌朱閣隱見峯腰林隙間渡橋數十武始得山門門內寬平地可一畝漸上則爲陂陀因乎地勢或平或隆委折而登行者左扶山麓右臨溪水晴波映日淸瑩可鑑石間有小

徑舟行之客從爲皆上達匯於寺門寺分南北二室北室供大士像石壁環其後若覆盆而缺其半其高聳矗出者可四丈餘客來坐南室望之惕乎常恐怪石傾壓而下者是所謂月牙之巖也憶二十年前曾一游山中時凍雪初晴山溜之凝爲冰柱者寬可數尺長幾丈如是者五六宛然玉龍垂髯下瞰窗戶正心搖目眩鏗然落其一擊石上若碎大甕寺之檐角陷焉歸而魂動者彌月今歲月屢易景物非故江干桃李芬馥可愛無復向者惝心駭目之觀而余適以清明上冢歸偶一流憩薄暮坐閣上視花橋人影如蟻循去徑下恍惚若寤惻然霜露之感也

東鄉桐子園先塋記

桂林近郊多石山惟灕江東北之堯山負土而特大江行百里外皆見之山平起爲兩峯迤邐南行作疊浪紋者六七則高峯簇起嵯峨萬狀偉如

神人自天而下儀從儼然有植如笏者卓如筆者坦而委蛇坐者行者顧者勢皆自北而東至其南山勢將變則右出爲兩峯而以東峯之餘勢衍爲岡阜反顧而右環之吾高祖母易太孺人之塋實當其址方孺人之葬也家甚微地師林泉言他日必貴且囑刻其姓名於碑至是而吾族之葬者七家然皆莫如高祖母墓良葬後叔祖克昇公舉於鄉吾祖繼之伯父及先人又繼之自伯父與先人同時作縣令人始知吾家桐子園墓也邇不肖以菲材謬獲高第人之知此地者愈多有裹糧來觀者鄉人私鬻其近旁隙地以售尚獲重價夫物之佳者往往得之於無意而美報可食於無窮聞諸尊老地故明倖氏物今其墓及華表在焉因失穴而葬也家日落遂吾高祖時倖氏之老一人尚存與吾家有連遂收而養之吾終倖毋沒以此地爲報夫觀其地之所由得則非汲汲營葬者之可求矣況又

竊取而依附之也哉然則不肖及我同族世世子孫所以永念先德敬承勿替者其又安可弗講也

襄陽張氏誌石記

襄陽席生方璘得古人誌墓之石六於漢水之濱皆唐張氏故物張氏自漢陽王柬之以功名顯於武周之際其子孫世爲襄陽著姓今石所稱功曹參軍張公元弼及夫人邱氏者王之父母也處士景之者王之弟也新定太守朏則王之猶子豫州郾縣丞孛河南府參軍軫則王之孫也孛軫二石皆有撰人姓名朏之石無之景之銘功曹君之序皆王所自爲疑卽王所自書王書世不多見此又完好可寶也夫自六代以來人之以石誌墓者多矣近今出土者益衆茲數石者獨爲生所得而與此邦人士寶而傳之豈非以王故哉然則士君子所以顯其親而芘蔭其子孫者其必有

道矣

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灋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爲社如宋時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廣東與夷各鄉亦公立爲社至廣西盜賊蠭起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生率其鄉之所屬日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鎭關市始有公局之設睚眦任卹之風一變而爲功利戰鬬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不能執古道以繩民惟豪傑有爲之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廣西之盜蔓延數十州縣芽蘖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

天子憫粵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餉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

而盜之所不至而將動者與其既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爲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警緩於他邑可以措理裕如顧其事之實與不實用之必有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爲斷故團練公局之設徧乎一縣惟大岡墟之在邑南者以唐堯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衆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人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激賞爲諸團最先生益奮志督勸親執枹鼓家之子弟咸編入伍人是用和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團練然後緩急乃爲有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賓來丐爲文因書此貽之吾嘗與仲賓言今之團練名爲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異日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爲之又何其善也此卽因而復講讓修睦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書之以復於先生

其亦不能無蜡賓之感也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月同邑龍啟瑞記

## 寓中小園記

將置其身於放浪寬閒之境則必脩然而無所繫傲然而無所讋神徜形傲於是假他物以寄之豪縱之士寄之於飲酒博弈談論歡笑其好爲清靜者或賦詩讀畫翫卉木之佳蔭樂魚鳥之變態外以寫其閒適之趣而內以導其情然昔人有云得乎山林而樂者將失乎山林而悲惟知道之士其樂自足於中而不待外求凡人所流連愛慕者無論其鉅細有無皆不得與其損益之數於是高談明理者又將外形骸一動靜游心萬物之外而寄情於荒誕寂寞之鄉蓋自聖賢觀之則溺於物者累也自高行之士觀之則溺於道者亦累也道且不可溺而況於物哉雖然道有即物而寓者顏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風浴詠歸彼非有樂乎物也樂乎物與

道俱也苟遺乎道以爲樂而其中實不能忘物以自勝則將荒迷而失其志必不如內足於己者有無入不自得之心吾寓中有小園寬廣僅一畝古木叢篁嘉鳥異卉職事之暇輒攜一編坐吟逍遙其下雖非山林之樂而所謂清靜閒適者亦庶幾焉夙於詩傳於畫亦將有得其一二也夫余之無得於道久矣而又不能寄情於荒誕寂寞之濱以自適則將爲博弈飲酒談劇歡笑其安能有實於此者乎雖然君尙慮其徇乎物而溺其志也嗜欲之不清心氣之不壹則寄非其寄而吾之所得者亦僅矣妹婿章君亦學道而居於是園者也旣以作記復書之以共勵焉

## 江亭聞笛記

咸豐乙卯夏余泛舟乎均水之陽薄暮維舟隄下登乎江亭以覽夫沔北之山客有吹笛於艤閒者倚而聽之若遠若近繚繞乎迴風激越乎流波

於斯時也天容浣濯月色皓旰禽鳥嘒肅響振林木而萬壑相與爲寂焉其諸類乎太古之元音歟何感人之遠也往余遊粤東英德間之所謂觀音巖者蒼崖罅裂洞闢內嵌而外臨乎江滸余朝而登夕而弭櫂其麓中夜鉦鐃齊奏梵唄交作繁會之音與水石相激盪濁者殷巖谷淸者徹雲霄凝然浮於太虛而不知餘音之所極方斯時也余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不求合於聲也而求合於意蓋歷乎天下索之冥冥而未一再遇也今之所聞其始幾乎雖然余今者以有形得之未若昔者以無形得之之爲愈也昔者以無形得之未若來者以無形形得之之爲愈也則試反而求之乎恭琅之野以息夫寂寞之濱雲藏四山萬籟淵嘿神風穆若淸泠起乎層巓儵乎[illegible]乎其希微乎爲有聞乎爲無聞乎用是反諸人生而靜之初以觀夫物感未交之始其於聲音之道庶其有合哉因書之以爲記

## 上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去冬在鄂遭先君大故倉卒南歸瀕行於舟中作書告哀於執事並有所寄獻未知何時得達久未蒙賜教答私心惴恐不知所裁台從今歲果在敬亭否頤養之餘興居康勝邑子談經親知話舊並足為閒居之適惟文字之飲諒不如都門之盛耳某自春仲扶護歸來荒疚餘生不足為長者道前於舟中撰得先大夫行略一卷謹繕本呈正先人服官制行無慚於古之循吏實心實政美不勝書所痛者不肖之孤隨侍之日甚尟大懼所聞者闕焉弗詳若其有而知之知而傳之者則庶乎免於誣之誚伏惟先生道德取信於當時文章足傳於後世而不肖又夙以文字受知愛於左右則先人陷幽之文非先生為之而孰宜為道遠不獲登堂稽顙請命但望空遙叩而已又先人葬地原擬遵成命在祖塋側因今

夏雨水多土近卑溼術家言其不可用今擬改卜宅兆則葬期與地皆未能以遽定請於文中暫從闕如又先人任乍浦時一日民喧傳夷人將至都統某公倉卒不知所爲計先大夫告以某在公無恐夷人至當以禮諭之我輩一動則兵民鼎沸將內亂乃出令嚴禁居民之移徙者不踰時而探者果至言夷船已從海門徑度去玉環民欠鹽課五千餘緡業經恩詔蠲免矣而吏匿不出歷任列入交代作抵先人至廉得其弊自以貢楚擊經手吏胥流血請於上官而豁免之罷民懽焉是二者皆因有所避不敢書於事略未審可采以入文否伏惟先生哀其愚而恕其禮之闕略使先人治績得藉以傳焉則所以賜不肖之孤而遺其子孫者詎有涯哉臨書無任哀感戰慄之至秋涼惟起居調適爲道自重

答張詩舲書

夏間承賜手書未及作答比當再書存問甚愧甚感藉悉侍奉萬福秋試又被屈抑殊爲悶悶然某爲吾子計自有其遠者大者又安見他人之得而吾子之爲失乎比來閒居何以自適儻能游心於道藝之林是所企望竊嘗論吾輩所以俛焉日有孜孜者非惟誼當如是亦借是以卻聲色貨利之緣使此心不至於外馳則所益固已大矣足下以爲何如某今歲未得外出亦無所憾但目前不能遂迎養之志而長安薪米之費復不能不累及老人惟此爲赧然耳於讀書之計則甚得也近閱經籍稍有領悟惜不得良友一印證之大作詩律乃更老於前亟欲作和以信急不得就下次遞中再呈前歲奉使粵東頗有所作爲門下士索付剞劂今輒奉呈一部如能指其疵病甚感幸也

答李古漁書

接來示知前寓書已於秋初得達藉悉起居安適甚慰甚慰羊城之遊竟遲遲未果此事本非兄所急即不去亦自佳且兄所以作此行者計惟是借助江山將以掃滌塵襟舒豁眼界耳然某謂文人筆墨之間自有煙雲供養要多閱古書博觀名蹟取彼氣韻蕩我凡穢使胸中常有清曠超脫奇崛磊落之致則凡邱壑林泉之趣息皆吾畫境也時鳥候蟲之變態皆吾畫理也村農野老之周旋皆吾畫料也又何必尋海內之高士遠訪五嶽之勝蹟哉鄙見如此高明當別有會心耳某近狀碌碌惟清貧二字盡之竊謂清者勝煩則貧未嘗不勝富也道遠書何能悉

## 致馮展雲侍讀書

前奉手書諸務猥集尚稽裁答然每念肫然見愛之誠與殷然下問之意未嘗不縈洄於中而不能自已也計維職業清閒詠歌不廢慰甚竊嘗謂

人雖至忙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閒可以安坐讀書今之居館職者終
日翛然物外無世俗之事關其慮於此而猶不能博考古今得失善敗之
蹟與夫禮樂文章之用以備他日當路而可以自見者此與凡民之惰游
者何異然此何足為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務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貴
耳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籍為多荀卿
子曰欲觀後王之蹟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經術固不可不明
然行之貴得其意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援其成法推
而行之於世則如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故空談經學者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返之於
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
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為無本之學又中廢而不克自振今僅用之

以教人倘支絀不足於用則異日之施行於世者可知已因閣下殷殷垂問故不祕其愚而思有所贊於左右焉伏惟鑒察不宣

致舒伯魯書

伯魯仁兄足下都門得接高論並讀大著詩文欽慕無似人事匆促不獲數數聚談台從不久又即出都積欵之懷至今莫釋比維侍奉萬福德業精進爲慰憶在京時曾滌笙侍郎轉述足下寓書中多奇警倔激之句抱負固所素裕所望者操持堅定使外遇之欣戚不得入而相撼耳高明當見及此也詩古文詞宗法甚高熟而操之何患不至以吾子之年之實學之博雖以中材得之固可畏也況天資亮特高出流俗百倍者乎某以菲材謬膺使命竊自念衡文取士必修己者始可教人有餘者方能及物今自問卒多所不足又安能勝任愉快耶望吾子有以開其蔽而督其失幸

甚貴縣詩人諶君雲帆家君門下士不遠千里惠然肯來賓從滿盈不能久縻高賢之駕諶君志在遠游並言與足下聞聲傾慕之日已久屬某以一言爲介而達於左右諶君才調無倹鄙言儻能於趨庭之餘轉述一二俾得安硯之所以爲刻集之資即諶君亦自言無他望矣此其志可憐也幸閣下察之

## 復楊性農

性農尊兄足下不晤忽已數年遞中辱奉手書並讀大集垂念之厚下問之謙令人益歎且悚討維尊體動止如常藏書數千卷足以自娛所作詩文皆有標舉出塵之致而古文尤卓然爲今世之所希大約古澹而味彌長質直悽惻而情益永蓋學臨川幾得神似而清微淡遠則又震川學史記之文也願勉力爲之無少懈姬傳先生言今之才士能爲古文者甚稀

如為之必傑士也故觀足下之文有以得足下之為人矣某學殖淺薄近得師友講論於此稍涉其藩要其深處了無所得因足下殷勤垂問輒復妄注鄙見與其佩服之語於行間其當否則高明能自擇之若專輒之罪亦必能恕之也秋涼惟讀禮餘閒千萬自愛

致唐子實書

子實四兄足下別來改歲碌碌不及奉書相聞去秋於少鶴處得見手書知安抵里門侍奉萬福為慰近日為學何似里中閉戶靜居與長安之奔走人事者有別其精進當不可量某近喜讀書而私有志於為文以此為游藝之一端將自攄其性情而已非務與世之賢豪者並而有意乎古作者之林也然竊怪今之文所以靡弱而不逮於古者則亦有故焉自漢班馬賈董之儔其人皆篤學早成因以其餘著書而傳後世故其文成法立

非有所規摹結束而爲之也逮唐之韓柳宋之歐蘇者出其文乃始有法然皆灑脫放曠務盡其中之所欲言且人人自爲面目初未嘗豈爲一途謂天下之文盡出於是也自明歸震川氏出而論文之道始歸於一夫歸氏之文其於韓柳歐蘇者誠未知何如要可謂具體而微者也特其生當有明文運衰薾之後一二荒經滅古者蹂躪敗壞之餘於是尋古人之墜緒而一一以法示之彼其心誠救時之弊耳然而其才或有所蓄而不敢盡也繼歸而起者爲國朝方靈皋侍郎其於義法乃益深邃方之後爲劉爲姚要皆衍其所傳之緒而繩尺所裁斷斷然如恐失之故論文於今日昭然黑白之判於目犂然如輕重長短之決於衡度也雖高才博學之士苟欲倍而馳其勢有所不能吁後有作者習歸方之所傳而擴而大之可也如專守其門徑而不能追溯其淵源所自且兢兢焉惟成迹之是循是

束縛天下後世之人才而趨於隘也撰諸古人待後之意庸有當耶然其中又有不可强者當歸方之時求韓柳歐蘇既不可得而況於班馬賈董乎而況於百餘年之後守歸方之義法而聆姚劉之緒論者乎夫文之盡而至於無所用力苟徒循文以求之亦終見其勤苦難成而居古作者之後已此意未可與不學者道也僕近所見稍及乎此而愧其學之有不逮焉足下如以爲然願交勉之而已

答羅生書

自歸後一接手書知安抵里門侍奉多福爲慰省垣人事紛擾不暇作復既念足下書豈可不復者況僕又有不能已於言者耶方今友朋道替心非面諛所言都不由中出位望稍以懸絕便不敢一加訾議或向人前指摘過失用快己意而相見乃莫肯一言此固其人之驕傲怙惡有以致之

然殊非朋友忠告之道也足下乃勤勤拳拳能指吾所不及並告以持正
用人之要此固僕飲食夢寐所不能釋而他人所習之而不及知知之而
不能言者不圖足下一旦傾瀉肝肺相愛之甚至於斯極也其爲惠益豈
有涯量雖然君子之於朋友也不責以所苛難貴因事以察其心而知其
萬不獲已之意方今人心務在趨利不知有義作事不求實用但務虛名
者比比皆是僕在此力求矯正使已動相齟齬不知者謂爲氣量褊陜事
事與人爭論然能諒其心之持正者固不乏也此亦足下所素聞倘以我
爲盡力周旋者何事耶僕則何所嫌疑顧忌而周旋何人也又謂有論列
於當道大臣之前不免稍存趦趄囁嚅之態僕於不知己之前不欲盡言
者則有矣至其推心置腹以端人待我者固未嘗不慷慨正辭也僕於官
何所統屬而有所畏避而不敢言耶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不當言者

又可盡責之於僕耶議佞貪濁之徒屏而去之此僕之所能然能保其人之不出吾門而已其出於他途者吾力能抑則抑之不能抑則以術籍制之使無害於大局欲盡鋤而去之固力所不及也鄉邑雖大人材可一二數閒有備員行事者要不以置之重地僕居鄉無尺寸柄徒以當道信任頗擔通省樞要事又不無分任豈能悉聽指撝所指天誓日力求無負者惟公正二字此心求之或忘而暗中維持匡助自問亦復不少顧其中之委曲則豈能人人告之外間物議亦所當然至於怨者之口更不必說也然聽言者又豈可略觀大意便謂其說之可據如謂某有不貲便當求其事以實之其事果實又須求其致此之故有迹非而心則是者猶當諒之豈可據空談之一言一事便謂其有所不足哉不知足下所謂物議者亦曾一察之否近今朋輩好爲高論置身局外侈口譏訕視斯世無一可意及

引之當局噤不發一詞如是者僕實恥之願足下毋蹈斯習僕在省中不敢以詩論繩人蓋必此心所萬不敢出及畀之我而力能舉其事者始敢議他人所不足反是者未敢出諸其口也足下之更歷天下事希矣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願他日無忘斯言若乃吾道不行拂衣徑去此士君子立朝者之所爲僕今日居鄉何遽至是且僕不願爲高蹈而有戀於此也獨念上自

九重聖主下及地方大吏孜孜以此爲事異日攤之國史傳之遠方鄙人當局或不無萬一之助夫不樂聞足下之言則可置之不辨辨之詳且欲實徵其事僕之有意於聽言而非敢於怙過也明矣繼自今有可言者願足下言之勿忽承安是事非筆墨可盡入春來合閭自老母以下各平安念足下不久當來故不具白

## 致曾滌笙侍郎書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件違蒙關注某此事實出於萬不獲已寸心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若世之所謂謹默畏慎者難免不以爲非要亦不足聽瑩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爲忠厚以寬大爲美名如有持正不爲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僨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夫淸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爲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失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某平生實不肯以苛論繩人即今日作鄉紳亦不肯不爲地方官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舉其事者斷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爲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力及早爲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且驅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

憂徒束手號於衆曰吾無才則當其受牛羊之時何不皇然自謝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難也而恣從而欺之顛倒是非有無直以爲若無人者彼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壽亦廁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此欺君害民之事實覺於心不甘如律以君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爲春秋時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王人而與公事烏可以此爲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職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職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戇惟正直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嘗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以立於

大淸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聞而諒我乎北事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

堪設想吾輩爲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

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駐臨匪遙鄰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答李大史書（名德儀江蘇新陽人）

小巖賢友足下貴同年俞少冰韓李海兩明府至疊奉手書中又一書由雙坡兄寄達計其遠者二三年近者亦兩月餘矣會遭時變人事紛擾又年來心跡非言所能盡故舉筆輒止者數矣儻不爲知我者責望也某自奉先大夫諱旋里荒疚餘生本不欲干預世事適因鄉邦多故當事屬以團練鄉勇遂不復能自脫此事在今日誠不易辦其要在合羣力以相助倘有一不得當者則遂壞而不成其賞罰之權又操之於人而不得盡如吾意此所以終莫能效一日之長以自快也又終日與田夫野老及數十

護拘文牽義不通曉世事之徒雜遝座上反復開論窮日竟夜遂其成事了不關家國大計然當時或不與之言或聽之不終其意則大失物望而其事可以立敗某居鄉從以名位從大夫後所處皆朋輩等夷如必別擇數人專與若輩會話而某爲之總其成亦古人任人則逸之義然此等通達事情者何可多得非其人則不見信即得其人而名位稍不逮者鄉人亦未必相引重也某於吾身所應爲之事無論精粗巨細自矢皆以實力出之不似他人留其有餘以此爲無益而不稍措意者以爲苟如是則可不肩其任也故自受事以來心所能盡而限於力不能至者恆有之矣若力所能至而誤於心之未嘗盡者則未之有也最不可解者一二黨塗之子了不以民生爲意與之言亦不見信又顛倒其是非黑白直視天下若無人焉者僕於去冬始不能不明目張膽一爲吾鄉士民伸其直道哭於

彼有何私怨直是君臣大義地方公論有不能泯沒者使僕苟可奉身而
退亦何必與嘗道齟齬否則同流合汙為一二親族交游謀一道地可以
挾持之使不得不盡如吾意而敢犯大難結大怨而為之也現今制府未
知如何覆奏而籌兵籌餉尚能兼顧此邦則僕之一言未嘗無萬一之效
方今出處進退真是萬不容易道遠惜不能一一為足下言總之僕必有
所以自處者決不肯貿然而輕於一往耳臨淸股匪幸已殲除軍興以來
最為快意阜城餘燼亦當撲滅河北稍得安穩而廬州潢陽等處仍復兇
燄橫滋非
王師南下大振軍聲不足以褫其狂魄而京外隨處患貧尤甚不可解之
證數年前同在都門安知天下事遂僨裂至此承平士夫尸位養望視其
官若傳舍不復以豪末公事為念凡百廢壞至不可救誠堪痛恨近來人

心稍有省悟而時事已是萬難卽有賢才不知從何措手足下留心世事者當益厚其所蓄有裨益時艱者無嫌寄示一二慤侍年來極安善惟此可慰遠懷旅宦清貧何以為繼僕在此復不能相助如何可言

上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間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卽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嘗作二詩感懷未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家黃墅為之欣忭者彌日會粵西土匪益熾慤於集鄉兵議團費終日卒卒脣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違難噫氣塡胸肺間因自戒執筆恐發攄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近況道欵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寘諸懷也伏維遯迹休閒興居安善金陵異族逼處聞數十里外村

落倘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憂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衰固當爲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尚書書已言之良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爲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爲然督撫亦非真以爲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

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毛髮細故輒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

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諾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者如是也金田會匪芽孽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竊時相意旨者是也當其時馮雲山韋振胡以洸等蓋猶入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勦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鬬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頓置之不問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薛某應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衆驟至巨萬團練弱且嫌官兵之莫爲助遂壘撒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爲之太息痛

恨也今天下州縣多矣即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爲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期而自治督撫不肯欺蒙
皇上則州縣亦必不敢欺蒙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如先生之論使州縣得人爲御史固足以激勵人材而建白不至爲空言然列薦牘而上之者督撫也如使他人爲之恐非時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於督撫州縣雖賢安能違其意而自致於高明哉惟宰相實有抑揚督撫之權督撫苟得其一言以爲事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粵西之始禍可覩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說以爲世鑒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殆親見前人之覆轍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爲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

廟堂初意極爲慎重浸淫爲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文
賊勢滋蔓凡鄉閭之良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
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
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座
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況以空
疏無據者爲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倘容隱居奉母偷得一寬閒寂寞之
濱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滌笙侍郎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
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辭下人才亦皆一往無前凌厲蓋
世宜其有以懾兇頑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
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恃蒼生之福命爲之滌笙到此則更爲
其難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

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裒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抄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个園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憾此外月蒼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爲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共爲一卷凡十卷今已裝訂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貲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嘗自笑且自憐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遣書何能悉

上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去冬在衡陽曾託至揚州軍營者肅函上候興居並述鄙況未知何時得達抵京後始聞傔從乃在清浦兼得賢主人依倚爲慰殊

深年來時事變遷江表人士流離載道先生卒脫危險亶由德慧足以周身自防尤幸者耳目聰明尚能豪吟作楷比於少鶴處見近箸詩文一卷又知詩文全稿俱未散失而至堂年丈復裒輯古文諸作錄之梨棗使先生於亂離之後親見是集之成竊以為天之篤先生而俾之不朽者莫大乎是既為先生慶又深為吾儕慰也人生而知治古文者鮮矣能治古文而並世之人有義兼師友質疑訂正者則自退之籍湜外蓋無聞焉然則天畀先生以康彊之福又使之出於險難以成其晚年論定之緒固吾儕所冀幸而未敢必得者乃先生之得天獨厚耳比嘗與少鶴言繼自今吾黨有所作當一一以寄正於先生諒亦先生之所樂而不倦於勤者耶某行程需滯於前月初旬始得抵都尚以翰林官候補冀得暇日奉母讀書為樂時務非空談所能見諸實事者又亶不易易故未敢言也嚴寒伏惟以

時珍衙不宣

上楊至堂年丈書

至堂節帥年丈閣下十年前謁從以述職來京瞻仰丰儀雖未獲屢接言論竊見其藹然之容淵然之度私以爲今之賢大吏如執事者蓋未易數數覯也別來既久未克以一書通問於左右前月入都乃於同年少鶴農部所得見惠大刻梅伯言先生文集一部少鶴並述書中見及語意思拳拳感與慚並不可名狀卽辰伏維順時節宣台候萬福爲頌方今時勢遷流不可思議當局每皇然救過慮患之不暇其他無問得爲不得爲皆一切置之度外曰吾將有待以盡吾職也既問其職之所當盡者而仍貿然卽其所待者至矣仍頹然自放以付諸無可如何之數然則其平日一切置之度外者不且爲避事養閒之便而有能者起必不肯當其地而遂漫

無所作爲耶今執事建牙河上値時勢艱難之會乃能篤念舊好刊刻文字存作者之苦心示津逮於來學此其心殆不肯於無事之時弛置自便又不肯藉口於吾方有事而無恤其他者因是而推則執事之所部無不辨治卽他日遇可爲之事亦必不肯聽諸無如何蓋可知也私心慶幸不獨爲斯文賀言翁於某義兼師友竊比爲今之杜韓而執事之用情故舊則張建封嚴武視之有慚德焉然則天下有一藝之長者孰不願自效以託於知愛之末也某數載里居毫無建立比者奉母入都冀得侍養讀書爲樂倘所俯念年家子之末時施教誨則感且無旣有詩文數首寄獻言翁處未及呈稿并就正於大君子之義如承不棄而賜教焉尤幸甚也

經德堂文集卷三